

西諦藏書題跋選錄

鄭振鐸遺稿

一、日月刻度過書一卷

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一冊

此為今存之第一部中西合璧曆書，于東西文化交通史上關係極大。予從郭石麒處得之，為之狂喜不已。石麒蓋從吳縣胡玉縉氏遺書中搜得者。胡氏書已盡為南北各書賈所購，散于各地，予于此書外，僅獲清代文集數十種耳。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幽芳閣主記。

二、素園石譜四卷

明林有麟編 明萬曆刻本 四冊

素園石譜，明刊本殊罕見，初印者尤少。此本予于十五六年前得之北平，僅有第三及第四卷。不意頃復于忠厚書莊得第一、二卷，恰成全書，且恰是不遠復齋舊藏之一部，誠奇緣也。癸未冬十月十六日綴秋居士書。

三、清暉閣批點玉茗堂還魂記二卷

明湯显祖撰 明刻本 四冊

昔李開先藏詞曲甚富，自稱詞山曲海。黃蕓圃亦多收詞曲，自顏其所居曰學山海之居。予弱冠而好收書，歷三十載，所得所見不下二、三萬種，就中亦以詞曲為多。惜以家貧多累，每睹好書未能盡收耳。嘗得“楊升庵夫婦散曲”，“夏桂洲詞”，“陶情樂府”，“碧山樂府”，“泃東樂府”，“夏鳴詞”諸書，均明刊本也。劫中復得秦時雍“秦詞正訛”半部，尤為得意；而明刊傳奇所收亦多，西廂、還魂二種尤着意求致異本，嘗于南北各肆搜得明刊西廂各本凡十四五種，劉龍田本最為罕見，獨以未有嘉靖以前刊本為憾耳。遂從“雍熙樂府”中輯得西廂全曲，后孫君階第以活字印出，世人乃稍睹西廂本來面目。至還魂一記，個人所知者都為冰絲館翻本。暖紅室所刊亦是翻冰絲館本。“六十種曲”收還魂二部，一是原本，一是改本，知者已罕。至明萬曆原

本則見者益少矣。予有萬曆刊石林居士序本，白棉紙印最為精好，插图出虬村諸黃手，尤流麗可愛，綫條細如毛髮，而人物神態活躍有聲色，他本皆不及遠甚。冰絲館本插图即出于此本。繼又獲“清暉閣批點玉茗堂還魂記”一種，則為冰絲館本批點所自出，予尤愛之。自罹劫以來，予舊藏書燬于兵火者半，出以易米者亦半，書庫中物垂盡矣。獨此二種及其他詞曲諸本守之未失。綴秋。

四、汝水巾譜一卷

明朱耷撰 明崇禎刻本 一冊

汝水巾譜為張菊生先生所貽。明人有冠譜，見四庫存目。予嘗見一舊鈔本。此巾譜別是一書，四庫未收，且刊刻極精，洵異品也。

綴秋。

五、錄鬼簿二卷 續篇一卷 明抄本二冊

十七八年前，趙斐雲先生自北平南下訪書。時馬隅卿先生方歸四明讀書。我輩偶發豪興，欲至甬訪之，借以登天一閣觀未見書。海上台風適大作，未能成行。便先至杭州，轉紹興，至寧波。中途趕車，獨雇大汽車一，飛馳而去，西湖鑒湖之勝，皆不暇攬之矣。至則與隅卿先生日夕歡談，意興豪甚。隅卿出札記數冊相示，皆有關小說戲劇之掌故與史料也。予與斐雲大喜過望，竟抄數十則。又有“明代版画刻工姓氏錄”一冊，予睹之如獲異寶。隅卿云：此錄創始于陳大鑑氏，王孝慈得之，復加增補若干人。隅卿從孝慈處鈔出，又就所知補入若干。予請于隅卿，勞半日之力，復傳錄之。就所憶及者，又補入若干。隅卿更就予所補入者補入焉。此數日放誕高論，旁若無人，自以為樂甚。夜寓隅卿老宅東廂，屋頂作半穹形，大似明代版畫中之圖式，古趣盎然。予嘗笑謂二君曰：是入王伯良校注“西廂記”之畫中矣。隅卿日奔走謀一登天一閣，而終格于范氏族規，不得遂所願。蓋范氏嘗相約，非曝

书日即子孙亦不得登閣也。于是我輩乃謀訪鄧地各藏書家，尽数日之力，于馮孟顥、朱鄧卿、孙蝸庐諸氏所藏，皆得睹其精英焉。孟顥所藏姚梅伯稿本甚多，予抄得姚氏“今乐府选全目”，殊为得意。鄧卿藏曲子亦不少。蝸庐于书深藏秘錮，而于我輩則尽出其佳品。“女贞观重会玉簪記”是白綿紙本，劫中曾出現于沪市，予无力收之，为徐君伯郊所得。而为我輩所最惊心动魄相視莫逆于心者，乃是明藍格鈔本“录鬼簿”一书，后附无名氏“續录鬼簿”一卷，为研究元明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现史料。余輩丐求携归細閱一过，蝸庐慨然見允，他书遂亦无心相賞矣。立携书归，竭三人之力，于灯下一夕抄毕。后此抄本北大曾付之影印。又于大西山房見姚氏之“今乐考证”，亦許为秘笈。后为隅卿所得。北大亦尝为之付印。此行所获良多，归裝固不佞也。隅卿所藏书尽散，蝸庐所藏頃亦为杭賈挾之沪上求售，予見明藍格鈔本“录鬼簿”，不能不动心，索六十万金，乃举債如其数得之。亟函告斐云，斐云云，将为一跋以記之。予乃述我輩訪书經過，以示斐云。嗚呼！当时少年气盛，豪迈不可一世，今友朋之乐尽矣，誰复具好书之癖如我輩者？而斐云与予亦垂垂老矣！

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郑振鐸。

六、石仓历代文选二十卷

明曹學佺編 明崇禎刻本 十六冊

“石仓詩选”余求之二十余年，尚未得其全。礼府藏本已东去，是終天之憾。此“石仓文选”尤为罕見，虽价昂却不能不收。书出宁波，疑是天一閣物。

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西諦記

此石仓国初文选二十卷，未見諸家藏目著录。来薰閣主人陈济川从鄧大西山房林集虛处得之。我一見即惊为秘籍，亟挾之而归，价百金殊昂，然不遑計及之矣。玄覽堂所聚总集中，此是白眉。

程本丘文（卷十九）多有关滇南史地，于研究边境少数民族文献之人颇有利用。

七、新刻山海經图二卷 明刻格致丛书本 二册

此格致丛书本也，却不多見。予已有明鑄有图本“山海經”二种，董会卿得此书于上海，予見之，亟向之购得，并此乃得三矣。胥是模糊影响、向壁虛造之談，頗富想像之力，亦多創作之艺，論美术史者固应收之也。

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西諦記。

八、夷門广牘存五十五种

明周履靖編 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 四十三册

周履靖編的“夷門广牘”收入奇书異籍不少，惟全书究竟有多少种，迄无总目。涵芬楼影印本是最多者，但仍非全书。其中讲修真的几种，稍涉妄語，便有意刪去不印。惟亦有无意失收者，像这个殘本里的“續易牙遺意”，就是一个例子。予收得广牘零种不少，却未能配全。此一本是今春由蕭新祺送来的，亟收之，他頗懂书，常訪得異本归予，价也不甚昂也。

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西諦。

九、天章彙录不分卷

清陈宏謀編 清培远堂活字印本 四册

見此书于来薰閣案上。陈济川云：是活字本。录清代御撰书題跋目录，甚罕見。頃方于效賢閣取来。予翻閱一过，即挾之以归。这是陈弘謀所排印的，中縫有培远堂三字。研究目录学的人殆皆未見此书。虽所录都为习見之作，而其体例则是一种創作也。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灯下，西諦記。

十、玉台新詠存六卷續玉台新詠五卷

明嘉靖刻本 三册

此嘉靖刊本“玉台新咏”十卷，“續玉台新咏”五卷，諸家书目皆未見著录。带經堂从广州购书数百种，中有此书，予一見即收之，虽中缺五至八卷，亦无伤也。欲夺之者頗众，但終归予有。西諦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灯下。

“木犀軒旧本书目”有嘉靖仿宋本，当即此书。

一一、哲匠金桴存四卷

明楊慎撰 明隆庆刻本 四册

此明隆庆刊本“哲匠金桴”五卷，写刻至精，是“佩文韵府”等书的先声。各家书目皆未載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晴空碧靜，心意暢恰。偕王君崇武至隆福寺文淵閣得“永明楼”“紡授堂”諸集，驟若貧儿暴富，快意之极。复同往中国书店詢常熟所购邓志謨五局傳奇消息。店中人云：书已寄到，即取出閱之，果是百拙生之作，即挾之归。他們复取出明板书数种，“哲匠金桴”亦在其中。予以其罕見，虽缺失卷首，亦收之。似斯类奇书，稍纵即逝，固不能論全缺也。西諦記。

一二、釣台集三卷 明楊東編 明万历刻本 一册

此明万历刻本“釣台集”三卷，疑非全书。序云十卷，但目录实只三卷，不知何故？惜未得他本一证之。王富山从宁波购得残本书不少，此亦其一。又有明刻“国雅”数册，恰能配齐前收之不全本也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西諦記。

一三、唐皮日休文藪十卷皮从事倡酬詩八卷

唐皮日休撰 明万历三十六年許自昌刻本 四册

許自昌刻皮日休“文藪”十卷，“倡酬詩”八卷，予得之北京來薰閣。數年來予夙願欲治唐人詩，惜所得不多，未敢即行着手。然俟材料俱備，則將待之何年何月乎？只好一面廣搜諸本，一面進行校讀耳。許氏所刻諸唐人集，予已得不少，今復獲“皮氏文藪”，自是快意，不知何時始能并得陸魯望“甫里集”也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灯下西諦記，時万籟俱寂，枯筆着紙之聲可聞也。

一四、紡授堂集共二十六卷

明曾異撰 明崇禎刻本 八册

“紡授堂詩集”八卷，二集十卷，文集八卷，明曾異撰著。“禁书目録”入全毀目中。帶經堂从福建購來，我一見即收之，故价乃奇昂。得讀奇書，即是一福，固不必問值也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灯下西諦記。

一五、水明樓集十四卷

明陳荐夫撰 明万历刻本 六册

隆福寺帶經堂从福建購得好書不少，此陳荐夫“水明樓集”，與曾異撰“紡授堂集”乃是其中白眉，而皆為予所得，自詡書運不淺也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灯下西諦記。

一六、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存七卷

明熊大木編 明周氏大業堂刻本 七册

余嘗于三年前从孫實君處得明周氏大業堂刊本“唐書志傳通俗演義”六册，雖是不全本，亦以重值收之，蓋明刊小說書最為難得，大業堂鐫小說不少，余一本都無，故遇此書尤不肯放過。今晨偕曉鈴訪書隆福寺，曉鈴云：粹雅堂頗有零本好書，因同過之。主人張君出此相示云：彼旧曾經營三友堂，知三友堂所得小說戲劇書多歸余。孫實君之唐傳亦系彼所售予，中缺五六兩本，今此第六本理應

亦歸之余。余領之，乃以四十金取歸，不知其第五本何時可得也。西諦。

一七、愛琴館評選詩慰存十四家

明陳元衡編 清澄懷閣刻本 四册

余先得陳元衡“國雅”。但歷訪南北各肆，求詩慰却不可得。即董某复刻本亦未有。頃乃于上海來薰閣得原刻“詩慰”四册，雖殘缺不全，亦欣然收之。曾至北京圖書館抄得詩慰全目，計初集二十家，此本存者凡十四家。二集續集八家則此本均無有。北京圖書館藏本所缺高淳邢孟貞的“石臼后集”一卷，此本却有之。海內有此書者，恐无第三家也。此書入禁書總目（全燬），故流傳甚少。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西諦記。

一八、代言選五卷 明倪元璐撰 明刊本 四册

倪元璐集今傳世者凡數種，獨此三刻“代言選”五卷，乃陸贄制誥蘇軾內外制的同類，却未見傳本。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傍晚至隆福寺修綬堂，檢閱架上亂書，得之，大喜携歸。王思任文震孟王鐸三序尤能闡發作者的用心。覺斯以書名，予數見其墨迹，无當意者。此序却写得瀟灑飛動，大見精神，名下誠无虛士也。西諦記。時方集數殘本“石倉”、“大明一統名勝志”，細細查對，尚闕十余卷，未得成一完書，殊見悶損，而夜已深矣。

一九、文体明辨存三卷

明徐師曾編 明建陽游裕活字印本 一册

宋元活字本書，今不可得而見矣。今存的最古活字本，都是明人所排印的。唐人集以銅活字印者近百家，“太平御覽”、“太平廣記”均有明活字本。无錫安氏、華氏均用活字印書。藍印活字本墨子最為顯赫，却不知為何地所印。予收明清二代活字書不少，明代所印的雖都為殘本，却多半是不見著錄者，此“文体明辨”亦是殘書，乃明建陽游裕活板印行，雕板史上又多一重要的人物矣。

一九五七年一月過三友堂得之，彼方自山西收書歸來。西諦。

二〇、乾隆戊戌年摺紳全書不分卷

清乾隆刻本 四册

前見滂喜齋潘氏有“康熙縉紳錄”，詔為罕見，跋之者頗多。三年前，予于杭州得“崇禎縉紳錄”，則當為今知的最早的一部了。頃于琉璃廠遠雅齋復

見乾隆戊戌（四十三年，公元一七七八年）的“續紳全函”，虽时代較晚，而内容包罗甚广，于輿圖外，每府均注出要缺、中缺、簡缺及風俗、學校、土产和养廉銀數。每县更有地丁銀數、雜稅銀數、倉谷石數和辦公銀數，是大好的清代中叶經濟史料也。不仅仅記載職官姓氏而已，因亟收之。与崇禎一部，并皮于架上。时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，日色大佳，漸透春色，久郁的情怀也殊是暢适。西諦記。

二一、唐人选唐詩六种 明万历刻大字本 六册

唐人选唐詩向来只見有汲古閣刻“御覽詩”、“篋中集”、“国秀集”、“河岳英灵集”、“中兴間气集”、“搜玉小集”、“极玄集”、“才調集”、八种。后获明仿宋刻本“国秀集”，乃知选刻唐人諸选，其風亦自南宋书棚創之。又得明刻本“才調集”則知明刻亦非一、二种。頃从北京中国书店得此本，所存几篋中、国秀、河岳英灵、中兴間气、搜玉、及极玄六种，系明万历年間刻大字本，又出仿宋汲古諸本外，书囊无底，信然也。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上午于开会后偕赵斐云夏作銘二君同游书肆，获之，甚是高兴。时風日晴和，大似仲春佳。晨此书久久杂皮乱书堆中，无人过問，一旦脫穎而出，大是庆幸。西諦。

二二、蔡中郎文集十一卷

汉蔡邕撰 明万历元年茅一相刻本 六册

“蔡中郎集”以明华坚活字本为最罕見，今則收入四部丛刊中，家有其书矣。次为徐子器本，又次为余汝成本，此书則为茅一相編刻本，斟酌諸本異同，頗为精善，惜世少知者。予从北京隆福寺修綬堂得之，与徐余二本并儲諸玄覽堂中，好书日少，即得此明刻亦复自喜。西諦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丁酉除夕。

二三、貞白集存一卷

梁陶宏景撰 明嘉靖三十一年黃省曾刻本 一册

予銳意欲收六朝及唐人集，惜入手已迟，所得无多，不能不兼及斷簡殘編。此“陶貞白文集”，虽仅存下卷，重其为五岳山人刻本，故亦購之。（从修綬堂購得，）西諦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丁酉除夕。

二四、高常侍集十卷

唐高适撰 明正德刻本 二册

“高适集”有明活字板本，凡八卷，有詩无文。又有張遜业东壁图书府本，亦只有詩二卷。以后翻刻張本的諸明刊“十二家詩”，像許自昌楊一統所刻的也都是二卷本。四庫收的是十卷的影宋鈔本，于詩八卷外，第九、十两卷是文，最为完备，惜未有复刻本。曾在北京隆福寺修綬堂架上，見有明正德嘉靖間复宋刻本一部，亦是十卷，有詩有文，一时匆促，未及購之。今天是夏历戊戌年元旦，偕赵万里君游厂甸，偶忆及此书，因亟往修綬堂取之归，玄覽堂所儲唐人集又多一善本矣。一九五七年夏曾在藻玉堂取得一部明正德刻本“王昌齡集”，凡三卷，每半頁十行，行十八字，与此本正同。聞正德时，曾刻王、高、孟、岑、四集，惜予仅得王、高二集，頗疑此种十行十八字本盛唐人集当不止是四家，且不限于盛唐一代。朱警刻的“唐百家詩集”，亦是十行十八字，疑均出于南宋的书棚本。朱本有王昌齡、孟浩然二家，却无高、岑，不知何故。研討唐詩刻本是一大学問，非广搜異本，多集資料，不易有可靠的結論也。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灯下郑振鐸記。

二五、六朝詩集五十六卷

明嘉靖二十二年薛应旂刻本 十二册

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到琉璃厂藻玉堂購得此书，方治汉魏六朝人詩，得此明刻六朝人集中的白眉，喜可知也。西諦。

予于数岁之前，方动广搜六朝唐人文集之念。唐集多而較易見。六朝文集則于汪世賢、張燮、張溥諸本外，絕无所得。即張燮所刻七十二家，亦可遇不可求。予所有者不过二十余家耳。至“蔡中郎集”、“曹子建集”、“二俊集”、“陶淵明集”則異刻較多，予亦未能尽得之。去岁之春，始得嘉靖刻本刘孝綽、刘孝威集；其夏，又得梁武帝、梁簡文帝集，皆是半頁十行十八字本。梁武帝集前并有嘉靖癸卯（公元1543年）薛应旂序，乃知諸集皆应旂所刊。他究竟刻了多少种，是否有所本，則不可知。入春以来，书运甚佳，既得明万历本“唐人选唐詩大种”于中国书店，复得明茅一相刻本“蔡中郎集”于修綬堂，深感书囊无底，佳本仍不难得也。今晨过厂甸藻玉堂，王子霖云：有薛刻六朝人集，甚是精善，即出以相視，乃是薛刻全书也。凡收六朝人詩二十四家，于梁武帝、簡文帝、二刘外，有梁宣帝、梁元帝、后周明帝、陈后主、隋煬帝、陈思王（四卷）、阮嗣宗（三卷）、嵇中散、陆士衡（七卷）、陆

士龙（四卷）、謝康乐、謝宣城（五卷）、謝惠連、鮑照（八卷）、江文通（四卷）何逊（二卷）、沈約、阴鏗、王子淵、庾信（二卷）等二十家。頗疑是从宋书棚本复刻。北大图书馆所藏李氏书中亦有此本，亦是二十四家。明人所刻汉魏六朝人集，当无早于此刻者。明末閻氏汇刻“蕭梁文苑”一书，也是以这部书为底本的。暇当用汪張諸本細校一下。西諦又記。

二六、新鐫女貞觀重會玉簪記二卷

明高濂撰 明黃德時刻本 二册

将近三十年了，当我第一次见到这部书的时候离开现在。那时，赵斐云将赴宁波訪书，馬隅卿恰好闲居在家乡。斐云約我同行。我少年好事，一諾无辞。海上颶風适大作，不能作海行。乃經杭州、紹兴，乘大汽車达宁波。我們住在隅卿老宅的东廂，昼夜豪談。謀登天一閣不得，則訪书于馮孟顥、朱贊卿、孙祥熊三家。孟顥、贊卿皆尽出所有，以資探討。孙君独吝，迟迟乃出明藍格抄本“录鬼簿”后附有續編者，及明白綿紙刻本“女貞觀重會玉簪記”二书。二书出它皆閤然失色。我們相顾动容，細細翻閱数过，于“玉簪記”的插图，尤为欣賞不已。然終不得不捧书还之。独于“录鬼簿”則不忍一釋手，以其中的戏剧資料均为第一手的，少纵即逝。乃向主人力請一假，約以次日归赵。孙氏慨允我們之請。我們心滿意足，抱书而回。就在当夜，拆书为三，由我們三人分写之，这是值得通夜无眠地来抄写的。这部抄本后来由北京大学付之影印，人人均可得見之了。过了十多年，在一九四六年冬天，杭賈赴鄞购得“录鬼簿”及“玉簪記”，欲以归予。我久不购书，且方在穷乡，亦无力以得之。然如見老友，实在舍不得放开它們。不得已乃举債以得“录鬼簿”，却无能并获“玉簪記”了。后聞“玉簪記”已为徐伯郊所有，則不复更作收藏想。不意年初上海古籍书店函告云：有白綿紙本“女貞觀重會玉簪記”欲得之否？頗疑即是前书，姑函索閱，书至果即是孙氏物也。三十年梦魂相思，終得有之，能不謂为书緣有合乎。十多年前，魚与熊掌势不可得兼，不意十多年后，二书竟能璧合。此书索价至四百金，可謂昂甚，然不能不取之。聚书滿家，独此二物繫系心头，似燦燦作光。不仅书是白眉，即遇合亦甚奇也。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郑振鐸記，时

小园中紅梅正含苞欲放，丁香、海棠均茁嫩叶，而郊外柳色已黃，春光徘徊，中人欲醉。

二七、新鐫赤心子彙編四民利观翰府錦

彙八卷

明刻本 二册

此明代坊間編刊的日用书之一，亦是建本而出，于徽郡者。治秋为予得之。此类书予收得不少，將作一綜合的研究。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西諦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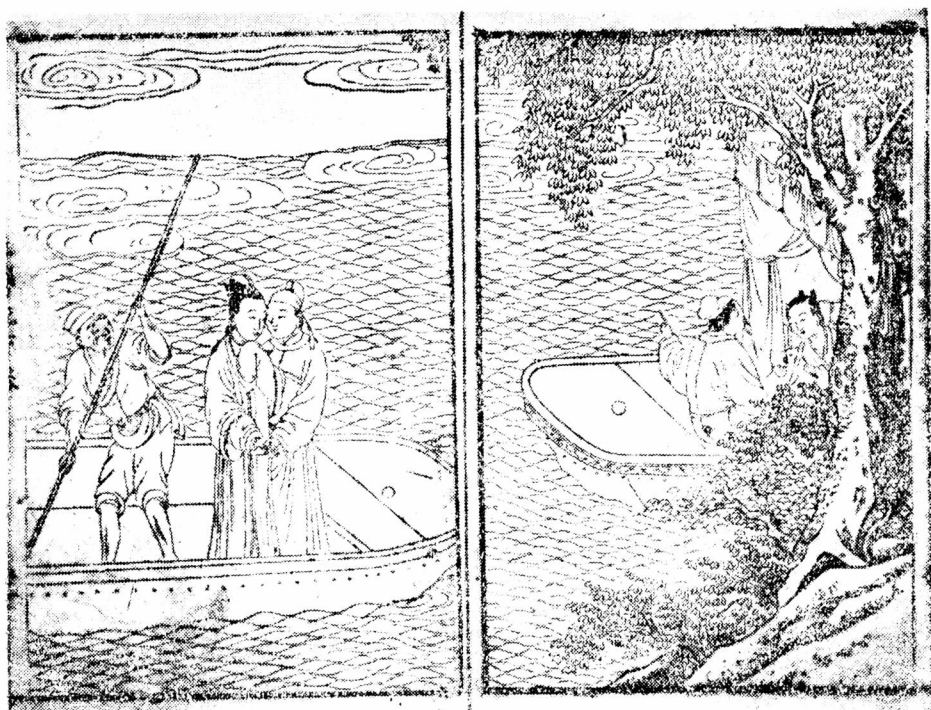
二八、新鐫古今大雅北宮詞紀六卷南宮詞

紀六卷

明陈所聞編 明万历刻本 十二册

予于三十余年間，先后收得陈所聞選的“南北宮詞紀”八部之多。初收的几部，但求其少烂板断板而已。后乃进而求其初印无缺字者，但終不免每卷均有缺頁、并頁之处。“北宮詞紀”卷五及卷六的目录中，間有各附插图一頁的，得之已为之惊喜不置，不意最后乃获初印的“北宮詞紀”和“南宮詞紀”各半部，“北宮詞紀”卷首并有詞人姓氏三頁，插图四頁，但其中仍有并頁之处。数年之后，复得一初印的殘本，恰好配成全书。其“南宮詞紀”卷四的第四十九頁、第五十頁各本皆缺者，复于别一本里湊齐之，于是这本百衲衣似的“南北宮詞紀”乃終于成为一部完整无缺的本子了。像这样完整的“南北宮詞紀”恐怕是很少見的，可能是人間无二的本子也。不讲版本之学的人其能想像得到一书之求全求备，乃艰苦至此乎？这不是什么好奇好事之举，研究元明文学者能舍散曲不談么？談散曲者能不备这本“南北宮詞紀”么？作为科学研究的必备之书，其能沒有最完整不缺的好本子作为研究的根据么？把这部书好不容易地湊成为完整不缺的一部，当不是什么沒甚意义玩弄版本的事。今天中国书店把这部书装订好送来，整旧如新，乃可閱讀。于灯下細細翻看，頗自喜慰，遂提笔漫記如上。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深夜西諦記。

編者按：西諦藏书题跋一部分已刊载在“坊中得書記”上面，这里所选录的都是从藏书中抄下来的，大部份是建国以后所写的，其中多記續收罕見之本。次序是按写跋的时间先后排列的。



明万历刻本“玉簪记”中“秋江送别”的插图



明万历刻本“北宫词纪”中“元宵赏灯”的插图